







## 體育特輯



迎戰丹麥奧丹斯隊

德氏兄弟榜上有名

知足樂能忍辱。知止常  
止，終身不恥。羅綺千筋，不過一暖，食前方  
丈，不過一飽。

一枝自足，安寧豐屋。

孤子 鼎銘  
媳婦司徒庄 拭淚粧粧  
男女孫朝俊 愛求顏躬  
任瑞周氏粧粧  
懷榮光粧粧

足總選手隊於二月十七日（農曆年初一）下午三時四十五分，迎戰丹麥奧丹斯足球隊，作賀歲次達漢年，實施日前在執委會商討辦法，祇選球員十人，十一人為正選外，餘五人為後備球員。

六人，十一人為正選外

五人為後備球員。



## 人女的標誌

萍夢

值得。

大概是皇天不負苦心  
人，一天電話響起來，  
這個電話不快！金失望了

，因爲華謙芳菲來的電

話。他真的比中了頭獎馬

票還要喜，在講電話時是

心跳氣促，手抖口顫，陳

芳菲在電話中說：

「金先生，我並沒有

背信吧！」

「沒有，沒有，你真守信？」

「你甚麼時候有空？」

「我高興時候都有空！」

芳菲時候都有空？難道你是一個無聊遊民

？」

她笑了，說：「我還以爲你是個遊

手好閒的人，男人遊手好閒，是不好的

，對嗎？」

「對，對，這個當然，我不會是

那種人。」

她笑了，說：「我還以爲你是個遊

手好閒的人，男人遊手好閒，是不好的

，對嗎？」

謝芳菲早已在等候，他一見了她就心花

怒放，說：「陳小姐，久違了，我還以

爲你不會再見我呢。」

她笑得很甜，說：「你說久違了，

這是，慶意思。我們沒見面，不過才幾

天。」

「是的，在我來說

一天等於一年

。她笑了，說：「你說久違了，

這也是，一年，你真有禮貌。」

他唱了個諾，放下電話，最迅速

的方法換過了外衣服，即刻到金屬廁

室去。

謝芳菲早已在等候，他一見了她就心花

怒放，說：「陳小姐，久違了，我還以

爲你不會再見我呢。」

她笑得很甜，說：「你說久違了，

這是，慶意思。我們沒見面，不過才幾

天。」

「是的，在我來說

一天等於一年

。她笑了，說：「你說久違了，

這也是，一年，你真有禮貌。」

他唱了個諾，放下電話，最迅速

的方法換過了外衣服，即刻到金屬廁

室去。

謝芳菲早已在等候，他一見了她就心花

怒放，說：「陳小姐，久違了，我還以

爲你不會再見我呢。」

她笑得很甜，說：「你說久違了，

這是，慶意思。我們沒見面，不過才幾

天。」

「是的，在我來說

一天等於一年

。她笑了，說：「你說久違了，

這也是，一年，你真有禮貌。」

他唱了個諾，放下電話，最迅速

的方法換過了外衣服，即刻到金屬廁

室去。

謝芳菲早已在等候，他一見了她就心花

怒放，說：「陳小姐，久違了，我還以

爲你不會再見我呢。」

她笑得很甜，說：「你說久違了，

這是，慶意思。我們沒見面，不過才幾

天。」

「是的，在我來說

一天等於一年

。她笑了，說：「你說久違了，

這也是，一年，你真有禮貌。」

他唱了個諾，放下電話，最迅速

的方法換過了外衣服，即刻到金屬廁

室去。

謝芳菲早已在等候，他一見了她就心花

怒放，說：「陳小姐，久違了，我還以

爲你不會再見我呢。」

她笑得很甜，說：「你說久違了，

這是，慶意思。我們沒見面，不過才幾

天。」

「是的，在我來說

一天等於一年

。她笑了，說：「你說久違了，

這也是，一年，你真有禮貌。」

他唱了個諾，放下電話，最迅速

的方法換過了外衣服，即刻到金屬廁

室去。

謝芳菲早已在等候，他一見了她就心花

怒放，說：「陳小姐，久違了，我還以

爲你不會再見我呢。」

她笑得很甜，說：「你說久違了，

這是，慶意思。我們沒見面，不過才幾

天。」

「是的，在我來說

一天等於一年

。她笑了，說：「你說久違了，

這也是，一年，你真有禮貌。」

他唱了個諾，放下電話，最迅速

的方法換過了外衣服，即刻到金屬廁

室去。

謝芳菲早已在等候，他一見了她就心花

怒放，說：「陳小姐，久違了，我還以

爲你不會再見我呢。」

她笑得很甜，說：「你說久違了，

這是，慶意思。我們沒見面，不過才幾

天。」

「是的，在我來說

一天等於一年

。她笑了，說：「你說久違了，

這也是，一年，你真有禮貌。」

他唱了個諾，放下電話，最迅速

的方法換過了外衣服，即刻到金屬廁

室去。

謝芳菲早已在等候，他一見了她就心花

怒放，說：「陳小姐，久違了，我還以

爲你不會再見我呢。」

她笑得很甜，說：「你說久違了，

這是，慶意思。我們沒見面，不過才幾

天。」

「是的，在我來說

一天等於一年

。她笑了，說：「你說久違了，

這也是，一年，你真有禮貌。」

他唱了個諾，放下電話，最迅速

的方法換過了外衣服，即刻到金屬廁

室去。

謝芳菲早已在等候，他一見了她就心花

怒放，說：「陳小姐，久違了，我還以

爲你不會再見我呢。」

她笑得很甜，說：「你說久違了，

這是，慶意思。我們沒見面，不過才幾

天。」

「是的，在我來說

一天等於一年

。她笑了，說：「你說久違了，

這也是，一年，你真有禮貌。」

他唱了個諾，放下電話，最迅速

的方法換過了外衣服，即刻到金屬廁

室去。

謝芳菲早已在等候，他一見了她就心花

怒放，說：「陳小姐，久違了，我還以

爲你不會再見我呢。」

她笑得很甜，說：「你說久違了，

這是，慶意思。我們沒見面，不過才幾

天。」

「是的，在我來說

一天等於一年

。她笑了，說：「你說久違了，

這也是，一年，你真有禮貌。」

他唱了個諾，放下電話，最迅速

的方法換過了外衣服，即刻到金屬廁

室去。

謝芳菲早已在等候，他一見了她就心花

怒放，說：「陳小姐，久違了，我還以

爲你不會再見我呢。」

她笑得很甜，說：「你說久違了，

這是，慶意思。我們沒見面，不過才幾

天。」

「是的，在我來說

一天等於一年

。她笑了，說：「你說久違了，

這也是，一年，你真有禮貌。」

他唱了個諾，放下電話，最迅速

的方法換過了外衣服，即刻到金屬廁

室去。

謝芳菲早已在等候，他一見了她就心花

怒放，說：「陳小姐，久違了，我還以

爲你不會再見我呢。」

她笑得很甜，說：「你說久違了，

這是，慶意思。我們沒見面，不過才幾

天。」

「是的，在我來說

一天等於一年

。她笑了，說：「你說久違了，

這也是，一年，你真有禮貌。」

他唱了個諾，放下電話，最迅速

的方法換過了外衣服，即刻到金屬廁

室去。

謝芳菲早已在等候，他一見了她就心花

怒放，說：「陳小姐，久違了，我還以

爲你不會再見我呢。」

她笑得很甜，說：「你說久違了，

這是，慶意思。我們沒見面，不過才幾

天。」

「是的，在我來說

一天等於一年

。她笑了，說：「你說久違了，

這也是，一年，你真有禮貌。」

他唱了個諾，放下電話，最迅速



